

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及其在非洲 安全治理的实践*

谷亚平 陈阿龙

内容提要 面对日趋严峻复杂的世界安全形势，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强调系统性、全局性的动态思维，并积极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中国积极推动非洲实现共同安全，在国际场合为非洲安全利益积极发声，尊重非洲处理安全事务的自主性，设置专门机制参与非洲安全事务。鉴于非洲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态势，中国强调通过综合施策，多管齐下，联动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非洲一体化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推动各方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和平安全。中国坚持推动地区可持续发展助力非洲实现持久安全，加强与非洲在减贫、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中国的全球安全观为解决当前非洲的安全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想和非洲的安全需要。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 全球安全观 非洲安全治理 中非安全合作

作者简介 谷亚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阿龙，西安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学院讲师。

当前全球安全局势面临多重挑战，其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肆虐。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已经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课题。202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颁布实施，其中第二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非现代文明建设”（2023YZD041）的阶段性成果。

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上述论述既界定了新时代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核心理念与原则，又成为指导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法理依据。非洲安全问题尤其复杂多样，是全球各类安全事件的高发区，武装冲突、军事政变、恐怖主义、非法贸易、海盗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和人口贫困等问题交织叠加，以俄罗斯、欧美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大国在非洲的竞争进一步加剧，非洲安全形势渐转复杂。安全合作是中非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非洲是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地区，也是检视中国全球安全观的重要场域。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首次提出的，主要针对亚洲安全问题。从其内涵看，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的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①上述四方面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统一的整体，体现了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对亚洲安全观进行阐释，并将其提升为全球安全观，成为凝聚各国安全共识、促进各国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思想引领。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②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开幕式上，从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安危福祉的高度出发，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打造安全共同体，为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新方向。2024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就是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构建起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③。

①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33~134页。

②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9月26日，北京），载《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

③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6月28日），载《人民日报》2024年6月29日。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也明确指出“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理念指引”^①。

当前学术界关于中非安全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4 个方面。其一，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发展演进、角色定位、政策逻辑、路径选择以及“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主张；^②其二，对于中国与国际伙伴、非洲区域组织合作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实践进行研究，包括联合国、欧盟、非盟、法国、英国等国际组织或大国；^③其三，研究中国参与非洲特定国家的安全治理问题，包括苏丹与南苏丹、马里、利比里亚等国；^④其四，评析中非在具体安全议题中的合作，包括公共卫生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海上安全、气候安全、反恐等议题^⑤。上述研究勾勒出中非安全合作的基本轮廓，指出了一些具体领域合作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基于

① 参见《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载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mfa.gov.cn/wjbxw_new/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2024-08-10。

② See Chris Alden and Abiodun Alao et al., *China and Africa: Building Peac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on the Continent*, London: Springer, 2018; 罗建波、孙欣：《“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非洲集体安全的本土知识探索》，载《西亚非洲》2023 年第 5 期，第 103~133 页；贺文萍：《非洲安全形势特点及中非安全合作新视角》，载《亚非纵横》2015 年第 2 期，第 1~14 页；张春：《新时期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创新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应》，载《当代世界》2018 年第 10 期，第 4~8 页。

③ 李因才：《非洲维和态势与中国的参与》，载《国际关系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136~154 页；程子龙：《联合国、非盟和中国：基于非洲和平安全架构合作的和平伙伴关系》，载《国际关系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123~136 页；智宇琛：《法国对非军事政策演变对法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启示》，载《国际展望》2016 年第 6 期，第 73~92 页；周瑾艳：《中英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前景与挑战》，载《国际展望》2016 年第 6 期，第 93~109 页。See Niall Duggan and Obert Hodzi, “The Challenges of China – European Unio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frica”, *Aisa Europe Journal*, Vol. 19, Issue. 1, 2021, pp. 43 – 57.

④ 刘中民、范鹏：《对中国外交应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总结与思考》，载《国际展望》2015 年第 5 期，第 16~29 页；王晓静：《马里维和行动浅析》，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 年第 8 期，第 21~24 页；王洪海、孔炜良：《利比里亚国家安全形势现状与中国驻利维和警队安全应对策略》，载《武警学院学报》2018 年第 5 期，第 40~43 页。

⑤ 王涛、刘肖兰：《中非卫生安全合作 60 年：历程、成就与展望》，载《西亚非洲》2023 年第 2 期，第 25~48 页；安春英：《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载《中国非洲学刊》2022 年第 3 期，第 34~51 页；贺鉴等：《中国与东非国家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 年第 4 期，第 52~59 页；李新烽等：《中国参与几内亚湾地区和平与安全合作：挑战与深化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113~123 页；肖莹莹、袁正清：《非洲网络安全治理初探》，载《西亚非洲》2016 年第 3 期，第 121~137 页；于宏源、汪万发：《气候地缘竞争背景下的非洲议题与中非合作》，载《西亚非洲》2022 年第 1 期，第 93~110 页。See Usman A. Tar and Sulaiman Saidu Abubakar, “China’s 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in Africa”, in Usman A. Tar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Africa*, London: Routledge, 2021, pp. 280 – 295.

安全合作理念视域探讨中非安全合作实践的研究仍显不足。鉴此，本文将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这一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为切入点，在中国的全球安全观视域下探讨中国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观念、立场与实践。这一课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和中非安全合作故事，提升对非传播能力建设，从而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①提供参考。

一 积极发声：助力非洲实现共同安全

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坚持推动国际共同安全是新时代中国的大国担当。非洲安全是全球安全治理的“晴雨表”。基于实现全球共同安全的愿景，中国始终将非洲安全视为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一环，积极在国际场合为实现非洲的共同安全发声，尊重非洲解决安全问题的治理原则，并针对非洲安全问题的特点设置了相关参与机制。

（一）在双多边国际舞台上呼吁破解非洲安全难题

中国积极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与地区组织平台，推动形成应对非洲安全挑战的国际共识，为实现非洲共同安全作出贡献。2019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安理会“非洲和平与安全”公开会上表示，帮助非洲实现和平安全是国际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将非洲和平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非洲国家解决自身问题的主观能动性，支持非洲增强自主维护和平安全的能力。^②在2023年8月召开的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与非洲共同维护和平安全的全球环境，“非洲正朝着‘消弭枪声’的目标不懈努力，我们愿同非方一道，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③。同时，鉴于非盟是促进非洲实现共同安全、集体安全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多个国际场合坚定支持非盟深入参与二十国集团、金砖国

^① 参见习近平：《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2024年9月5日，北京），载《人民日报》2024年9月6日。

^② 《王毅出席安理会“非洲和平与安全”公开会》，载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mfa.gov.cn/web/wjbxhd/201909/t20190927_359719.shtml，2024-08-07。

^③ 习近平：《携手推进现代化事业 共创中非美好未来——在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23年8月24日，约翰内斯堡），载《人民日报》2023年8月26日。

家等机制，支持非洲在全球安全治理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注非洲、支持非洲、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是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优良传统。2013 年 1 月至 2024 年 7 月，中国共担任了 9 次安理会轮值主席，总计通过了 15 项主席声明，其中有 12 项涉及非洲和平安全问题，占比达 80%。^① 例如，2020 年 3 月，在中国的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有关“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的主席声明^②，提出了以综合方式帮助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具体举措；2021 年 5 月，在中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主席声明，推动国际社会重视疫情对非洲和平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凝聚共识与合力，开展非洲疫后重建工作，为非洲持久和平注入动力^③；2022 年 8 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关于加强非洲能力建设问题的主席声明^④，呼吁全面推进、因国施策，结合非洲国家需求，有针对性地支持非洲安全能力建设，以实现非洲大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同时，中国推动召开相关辩论会，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非洲实现和平安全。例如，2017 年 7 月，在中国的倡议下，安理会举行了“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的公开辩论会，旨在为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提供支持。^⑤

（二）充分尊重非洲处理安全事务的自主权

在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充分尊重非方意愿，坚持不干涉内政，支持非洲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贯穿于中非安全合作的始终。习近平主席在历次中非合作论坛的主旨讲话中多次强调支持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2024 年 9 月 5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将和平安全的现代化明确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六大主张之一，指出“中方愿帮助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⑥ 中方将

^① 该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官网统计得出。See <http://un.china-mission.gov.cn>, 2024-08-07.

^②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主席声明》，载联合国网站：<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n20/064/31/pdf/n2006431.pdf>, 2024-08-07。

^③ 《王毅主持安理会“非洲和平与安全”高级别会议》，载《人民日报》2021 年 5 月 20 日。

^④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主席声明》。

^⑤ 《中国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倡议获好评》，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7/20/c_1121351739.htm, 2024-08-07。

^⑥ 习近平：《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2024 年 9 月 5 日）。

向非方提供 10 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为非方培训 6 000 名军队人才和 1 000 名警务执法人员，邀请 500 名青年军官访华，开展中非军队联演联训、联合巡航，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① 2013 年以来，中国官方一共发布了两份对非合作的文件，分别是 2015 年的《中国对非政策文件》和 2021 年《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其中，《中国对非政策文件》提到“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自主解决非洲问题的努力……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参与解决非洲热点问题的方式和途径”^②；《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指出，“中国是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建设性参与者，一贯致力于支持非洲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③。此外，作为中非合作的最重要的平台之一，2013 年迄今的 4 届中非合作论坛共发布了 4 个宣言、4 个行动计划以及《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这些重要文件均提到了支持非洲以非洲方式自主解决非洲问题。例如，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发布的《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中提到，中非双方“愿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持通过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双方认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是应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挑战和威胁的有力、理想的规范框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该框架。^④ 上述共识说明中国尊重非洲自主进行安全治理的理念得到了非方的认同，也应当成为各方参与非洲安全治理合作的重要原则。

中国在参与非洲安全治理时，充分尊重非洲国家自主处理内外部安全问题的权利，不干涉其安全政策的制定，而是根据当事国的具体要求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提供支持。例如，中国向南苏丹派遣维和部队是应南苏丹政府邀请，在联合国授权下进行的。同时，在南苏丹内战期间，中国积极劝谈促和，主要通过外交手段支持南苏丹的和平努力，并没有直接介入或者给对方强加解决方案，充分尊重了南苏丹处理内部安全事务的自主权；中国向尼日利亚提供反恐培训和设备帮助其应对“博科圣地”等恐怖主义的威胁，合作的前提是由尼日利亚政府自主决定其反恐策略和需求，中国根据其请求提供支持。

①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摘要）》，载《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6 日。

② 《中国对非政策文件》（二〇一五年十二月），载《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5 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 年 11 月），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 31 页。

④ 《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载《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6 日。

非盟在非洲安全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坚定支持非盟在非洲和平安全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向非盟提供了资金和物资支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其行动指挥和部署决策，尊重非洲通过区域组织解决自身安全问题的权利和能力。这和某些西方国家借安全问题来干预非洲国家内政或者附加政治条件的做法截然不同。

（三）针对非洲安全问题设置特定参与机制

针对非洲安全问题，中国设置了中国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中非和平与安全论坛等参与机制，彰显了中国在参与非洲安全治理过程中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为有效参与非洲安全事务，中国设立非洲事务特使，包括常设特使和临时特使。2007 年 5 月，中国政府正式设立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特使初期的工作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展开，长期工作主要是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的联系。迄今，中国已经任命了 4 位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广泛参与了苏丹、索马里、刚果（金）、津巴布韦、科特迪瓦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冲突的斡旋，积极协调各方立场，坚持以发展促和平，为非洲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中国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临时特使。例如，为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设置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①，加强与达尔富尔问题有关各方的沟通与协调；2022 年 2 月，中国政府任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推动非洲之角各国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为了加强中非在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方倡议并成立了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在此机制下，中非双方围绕非洲地区热点问题、自主和平安全能力建设等议题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在国际场合共同发出“全球南方”的声音。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非安全合作，向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致贺信，强调“中国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发展对非关系，愿同非洲朋友一道，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②。同时，中国举行“中非和平安全行动对话会”，推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和平安全领域的成果，并积极参与非洲国家举行的和平安全领域的重要会议。

^① 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由时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兼任。

^② 《习近平向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致贺信》，载《人民日报》2022 年 7 月 26 日。

二 综合施策：统筹维护非洲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综合安全，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传统安全是各国安全政策的重点，涉及政治安全、国防安全、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以及政权安全等重要内容；非传统安全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方面。“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①，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片面关系，和平与安全的实现离不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统筹治理。

（一）参与传统安全治理

多年来，传统安全威胁如政变、内战和边境冲突等问题，是非洲地区和国家和平与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造成了国家动荡、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

以中国在解决南苏丹内战危机中的实践为例。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该国与苏丹之间关于边界、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国内族群冲突频发。2013年，南苏丹两大族群丁卡人和努尔人之间爆发冲突并逐渐升级为内战，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一直到2018年双方签署新的和平协议，内战才逐渐平息，但局部冲突依然存在。在此期间，中国积极通过外交手段劝和促谈，敦促各方停火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应联合国邀请，自2015年开始，中国先后向南苏丹派遣多批维和部队。此外，中国向南苏丹提供了多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现汇和物资援助、派遣医疗队等，缓解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②从中国参与南苏丹和平进程的实践可以看出，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和平手段推动各方达成共识，促进冲突解决，支持在联合国及地区组织的框架下开展多边沟通协作解决问题，并从南苏丹民众需求出发提供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

（二）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

除了传统安全威胁之外，非洲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

^①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页。

^② 毛锐：《中国与南苏丹关系发展研究》，载《非洲研究》2016年第2期，第262~272页。

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粮食危机、非法经济活动、海上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方面。例如，2023 年，非洲地区因激进伊斯兰暴力袭击而造成的死亡人数猛增 20%（从 2022 年的 19 412 人增加到 23 322 人，与 2021 年相比增加了近一倍），创下历史新高。^① 非洲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多样性、跨国性和联动性，多个层面的安全问题交织，边境管控的松弛使得这些安全问题经常突破地理界限，增加了应对的困难程度。^② 中国积极参与非洲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包括粮食安全、海上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合作以及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后重建等方面，为非洲长期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以中国参与非洲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为例。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着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挑战，卫生基础设施薄弱，卫生条件差。民众传染病的感染率和致死率较高，疫苗接种率不足，营养不良问题突出。中国积极参与非洲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援外理念和模式逐步得到了非方认可，同时也提升了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能力。首先，中国始终坚持“授人以渔”的原则，多年来为非洲国家培养了数万名本土医护人员，以重点专科技术合作和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为平台，针对薄弱科室进行组团式的援助，提升其医疗卫生服务的自主发展能力。针对非洲国家民众长期受传染病困扰的状况，援非医疗队积极开展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防治工作，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防治中心，提升非洲本土抗疫水平，保障非洲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其次，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受援国内政、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以义为先的原则。中国援非医疗工作坚持以提升非洲的医疗卫生自主能力为根本目的，始终坚持人道主义精神和平等理念，充分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把援助和所谓的“民主”挂钩。同时，中国的援非医疗模式从最初的临床医疗、派遣医疗队、援助医疗物资，逐渐发展到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长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并注重传播中国经验，包括医疗改革和医疗发展经验。再次，中国参与非洲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同时，注重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积极参与非洲医疗卫生的国际合作项目，助力非洲的卫生健康水平的提升。例如，在非洲国家抗击新冠疫情蔓延期间，中国呼吁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关

^①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Deaths Linked to Militant Islamist Violence in Africa Continue to Spiral”, <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mig2024-deaths-militant-islamist-violence-africa-rise>, 2024-07-15.

^② 安春英：《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的中非安全合作》，载《当代世界》2018 年第 5 期，第 51 页。

注非洲国家的抗疫需求，协调资源支持非洲国家应对疫情。

（三）联动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非洲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唯有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才能有效应对各类安全挑战。当前，非洲安全问题的联动性更加突出，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紧密相关，安全治理是全方位的工作，是总体战，需要全面动员和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各领域的安全。

中国参与马里的安全治理是联动处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范例。2012年初，马里北部长期存在的图阿雷格人分离主义势力与活跃在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合流发起叛乱，叛乱活动迅速从马里北部向中部和南部首都巴马科蔓延。马里此次危机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联动的结果，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经济与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叠加效应。马里北部图阿雷格人不满经济优势地位的丧失与政治上的被边缘化。加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伊斯兰极端主义在马里传播，在冲击传统宗教权威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本地图阿雷格人和富拉尼人极端分子。马里中部出现了游牧的富拉尼人与周边定居农业族群之间争夺资源的冲突，极端势力则借助富拉尼人日渐孤立的处境、打着维护富拉尼人权利的旗号，挑拨农牧民冲突。2012年迄今的马里危机是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层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需要综合应对。

鉴此，中国将马里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视为一个整体，多重手段并用，系统性加以应对。在政府治理领域，鉴于腐败与治理能力不足是马里危机爆发的重要刺激因素，2024年3月，中国香港特区廉政公署应邀在马里开展反腐培训。^①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框架下在马里的维和行动——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任务时间为2013年4月至2023年6月），积极助力马里危机的解决。在经济治理领域，2019年7月，中国和马里两国代表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推动两国在重大战略规划及政策上的对接，推动双方经济合作；此外，马里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曾多次参加中国举办的研修班，涉及政府治理、矿业、农村发展、绿色发展、茶业、棉业等广泛领域，体现中方欲通过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来消除冲突“震

^① 《中国驻马里大使陈志宏出席香港特区廉政公署在马里反腐培训班开班仪式》，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里共和国大使馆网站：http://ml.china-embassy.gov.cn/zxyw/202403/t20240305_11253644.htm，2024-08-05。

荡源”之逻辑理路。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在中马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农业技术援助项目、中国与泛非“绿色长城”组织合作框架下，中方设立了萨赫勒地区沙漠化治理、沙漠作物发展等项目，有助于提升马里粮食生产水平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产业韧性。在基础设施领域，华为公司帮助马里建设国家骨干光缆等基础设施，提升马里民用和军用通信安全水平，增强马里安全部队应对安全挑战的能力。此外，中国承建的巴马科—塞古公路项目是连接西非和撒哈拉的重要通道，该公路的修建有助于马里北部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在教育层面，中国援建了西非地区最大的教育基础设施——马里巴马科大学卡巴拉校区和塞努职业培训中心，上述项目有助于提升马里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水平，为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鲁班工坊项目开设马里鲁班工坊，促进中医和马里传统医学结合，为培养马里医疗卫生人才。此外，中国先后派出 29 批中国援马医疗队，并于 2011 年建成首家援非综合性医院马里医院，助力马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提升。总之，安全治理是一项全方位的工作，要做到全面动员和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各领域的安全。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中国的行动和实践有利于马里国内的安全形势改善。

三 全面合作：以合作促进非洲安全

合作安全，即通过对话合作促进本土和各国的安全。“安全问题早已超越国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安全问题。”^① 中国倡导合作安全，不断增进各方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全球安全。中国积极参与在联合国和非洲区域组织框架下的非洲安全治理行动，推动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冲突。

（一）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非洲安全治理

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实践，主要包括积极参与维和行动、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推动政治解决与冲突调解等事宜。中国自 1990 年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80% 以上派出的维和人员部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 135 页。

署在非洲。^① 南苏丹的联合国特派团（UMISS）是中国参与最广泛的任务之一，中国派出了步兵营、工兵和医疗队，为维护当地和平、保护平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2013～2023年，中国共向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派出10批维和部队。^② 此外，中国的资金支持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占据较大份额。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2020～2021年期间，中国向联合国提供的维和资金占比为15.21%，排名第二。^③ 中国还设立了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专门用于支持联合国的和平事业，除去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统筹规划，其余资金中的大部分用于非洲的维和事业。^④ 中国推进实施“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基金”，超额完成了50个安全援助项目，为非洲维和提供了装备、物资和培训等各种支持。^⑤

中国还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了非洲反恐行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中心协调作用。2023年9月，在“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资助下，联合国反恐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多哥启动，该项目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共同实施，将为非洲反恐提供更多切实支持。^⑥ 此外，中国还通过联合国向非洲提供了多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例如，中国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向津巴布韦、索马里、南苏丹、埃塞俄比亚等30个国家实施了50多个粮食援助项目，缓解当地粮食短缺态势；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在乌干达、卢旺达实施土壤管理能力项目，提升其农业生产水平。^⑦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下的打击海盗和跨国犯罪、防止武器扩散和参与冲突后重建等行动。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理念，有利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非洲国家的安全利益。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年11月），第32页。

② 根据联合国第2690号决议，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已于2023年12月31日完成了撤离。

③ United Nations Peacemaking, “How We Are Funded”,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how-we-are-funded>, 2024-08-15.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载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9/18/content_5544398.htm, 2024-08-15。

⑤ 林子涵、赵华宁：《为非洲和平安全积极贡献力量》，载《解放军报》2022年8月22日。

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安全倡议落实进展报告（2024）》，参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https://www.ciis.org.cn/xwdt/202407/W020240718528334066314.pdf>, 2024-09-13。

⑦ 《中方将向非洲多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李明答记者问》，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http://www.cidca.gov.cn/20240430/7e76000ef76b46e99b111e060ef61d81/c.html>, 2024-08-15。

（二）参与非洲区域组织框架下的安全治理

中国向来支持非盟在维护非洲和平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为保障非盟在和平安全领域的工作顺利展开，中国在资金、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非盟大量支持。在资金方面，2015 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中国将在未来五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 1 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① 此后，中国积极落实对非盟 1 亿美元的无偿军援和新增 8 000 万美元军援，用于非洲加强自主维和能力建设，并提供 3 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建设。^② 同时，中国还推动联合国为非洲自主维和提供充足、持续的资金支持，呼吁在处理非盟维和供资问题上，遵守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根本原则，通过联合国会费提供支持。非盟维和行动接受联合国资助后，仍由非盟主导行动，其根本在于非盟以多样化的方式解决融资的问题。^③

在人员和培训方面，中国始终支持非盟的维和行动。2017 年 8 月，中国军队向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派出了 140 人的直升机分队，承担部队投送、行动支援、人员搜救等任务。^④ 在反恐方面，中国和非盟密切合作，通过情报共享、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反恐设备，帮助非盟打击萨赫勒地区和索马里的恐袭行为。同时，中国为非盟安全部队提供战术培训，帮助其提升反恐战术和应对极端主义威胁的能力。中国支持非盟军事能力建设，为其军事和警察人员提供广泛的培训，覆盖维和、反恐、边境安全管理、后勤保障等多个领域。中国的国防大学和其他军事院校招收非洲军官，定期为其提供指挥与参谋培训课程，同时向非洲国家派遣军事教官，直接在当地进行培训。例如，中国派往南苏丹的教官为政府军和警察部队提供了如何在维和任务中保护平民的专项培训。

除了与非盟的合作，中国还与其他非洲区域性组织开展了广泛的安全合作。例如，中国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提供反恐培训和装备支持，

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第 291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 年 11 月），第 31 页。

③ 《张军大使在安理会非盟自主维和行动供资问题公开会的发言》，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http://un.china-mission.gov.cn/hyyfy/202305/t20230526_11083871.htm，2024-08-15。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30 年》白皮书。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海盗活动；在促进南苏丹和平进程中，中国坚定支持伊加特发挥斡旋主渠道的作用，并专门倡议并组织了“支持伊加特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机制。

（三）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和平与安全

全球安全倡议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和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中国多次参与和支持非盟及其他区域组织的和平对话倡议，并提供平台促进各方进行谈判和交流。例如，自2013年南苏丹内战爆发以来，中国通过外交手段积极参与和平进程。2014年8月和9月，中国先后接待了南苏丹政府和反对派代表，听取各方意见；2015年1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出席了在喀土穆举行的“伊加特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会议，提出了中国推动南苏丹和平进程的“四点倡议”^①，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与会各方达成了五点重要共识；时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大使多次与政府军和反对派组织会面，同时在南苏丹、苏丹、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英国、美国、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和非洲联盟之间开展“穿梭外交”，推动各方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中国倡导建立“非洲之角和平安全构想”，与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非洲之角国家建立了地区安全与对话机制，以帮助该地区解决恐怖主义、海盗问题以及跨境犯罪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对话机制以及外交努力，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了非洲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

此外，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反对向冲突各方强加和平方案。而西方国家则习惯将经济制裁和军事介入视为促成和平协议、恢复地区稳定的工具。美国多次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施压（包括财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等方式，强迫南苏丹领导人履行和平协议。例如，2014年5月，美国对南苏丹的交战双方指挥官实施定向制裁，指控其煽动种族暴力，同时宣称要追责煽动暴力的其他人士，旨在向南苏丹政府相关人员和危机参与方施加压力。^② 2014年7月，欧盟也宣布将对两名南苏丹军事领导人

^① “四点倡议”具体内容是：摒弃武力，全面停火；尽快组建过渡政府；坚定支持伊加特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尽快缓解人道主义形势。参见《王毅就推动南苏丹和平进程提出中方倡议》，载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nsd_678308/nsdxw_678314/201501/t20150113_9320414.shtml，2024-08-14。

^② U. S. Mission Geneva, “U. S. Announces Targeted Sanctions for South Sudan”, <https://geneva.usmission.gov/2014/05/06/u-s-announces-targeted-sanctions-for-south-sudan>，2024-08-15。

实施旅行禁令并冻结财产，同时对苏丹反对派的领袖彼得·加德特（Peter Gadet）进行制裁。^① 制裁措施虽然迫使双方暂时回到谈判桌前，但是战争并没有停止。^② 除了采取制裁措施外，西方国家主导的军事干预行动存在加剧非洲国家内部冲突的风险。例如，在马里危机中，法国与马里北部的叛乱族群图阿雷格人关系紧密，因而出现了将反恐军事行动中夺回的城镇交给图阿雷格人控制的情况，引发马里政府和民众的不满。此外，法军在反恐军事行动中为亲政府族群提供训练，而亲政府族群将反恐活动扩大，对与极端分子过从甚密的富拉尼人实施集体惩罚，从而激化了马里中部的族群矛盾。由此可见，实现非洲持久的和平与安全需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战略互信，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单打独斗或迷信武力都无法实现非洲的持久和平。

四 标本兼治：以发展推进非洲可持续安全

可持续安全，即以发展和安全并重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有安全才能保障发展，有发展才能促进安全。“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③ 中非携手推进平安安全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要求，是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对于非洲而言，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的“总钥匙”。非洲的安全与发展息息相关，实现非洲的持久安全需要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2024 年 2 月，非盟启动了《2063 年议程》的第二个十年计划^④，提出了阶段性的战略目标，其中多处体现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内容。例如，非盟提出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要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工业化和产品附加值增加，增强经济的多样化和抗风险韧性；增加海

① Reuters, “EU Names Two South Sudan Military Officials It Sanctioned”,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markets/commodities/eu-names-two-south-sudan-military-officials-it-sanctioned-idUSL6N0PM25I>, 2024-08-15.

② [南苏丹] 勒本·内尔森·莫洛：《南苏丹的和平进程与国际社会的作用》，沈晓雷编译，载《西亚非洲》2017 年第 1 期，第 54 页。

③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第 136 页。

④ African Union, “Decade of Accelerated Implementation: Special Edition for the Launch of the Second Ten-Year Implementation Plan 2024-2033”,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newsevents/workingdocuments/43517wdAgenda_2063_Decade_of_Accelerated_Implementation_Draft6.pdf, 2024-07-22.

洋经济投资，提高粮食安全与食物营养安全，提升海洋运输安全等。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发表的《北京宣言》中，中方表示将支持非盟发展署—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提出的和平、安全、发展三位一体计划，支持非盟冲突后重建和发展中心落实有关计划。^①中国在参与非洲安全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坚持通过发展来促进非洲实现可持续安全，从助力非洲国家摆脱贫困、提升非洲经济增长动能和促进非洲绿色发展等方面加强与非方的合作。

（一）助力非洲国家摆脱贫困

中国在自己脱贫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摆脱贫困，是助推世界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②中国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治理经验，并将这些经验灵活应用到助力非洲摆脱贫困的实践中。

首先，中国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认知，将发展作为解决非洲国家贫困的根本路径。中国高度重视中非经贸合作，通过“一带一路”、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平台，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了量的进展和质的提高。2023年，中国和非洲的贸易总额达到了2 821亿美元^③，连续15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商品进出口方面，中非产品贸易不断提质升级。中国对非出口的无人机技术等高新技术产品、农业机械、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增长明显，促进了非洲产业升级、农业现代化和绿色转型。在投资方面，中国对非投资继续增加，不仅加强了基建领域的投资，还通过基建项目带动非洲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④非洲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提升，改善了减贫的基础条件，中非产能合作的不断加强助力非洲益贫式增长，中非之间的贸易畅通则有助于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⑤

其次，中国在助力非洲脱贫过程中，坚持各方共同参与，协同推进，积极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盟《2063年议程》，以及非洲

① 《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载《人民日报》2024年9月6日。

② 颜旭：《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世界意义》，载《解放军报》2021年5月21日。

③ 王俊岭：《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年2月21日。

④ 《国务院新闻办就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及中非经贸合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306/content_6886298.htm，2023-08-15。

⑤ 安春英：《自主知识体系视角下的新时代中非减贫合作》，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7~8页。

各国发展战略，大力推动非洲减贫与发展进程。^① 2021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实施减贫惠农工程，将为非洲援助实施 10 个减贫和农业项目，鼓励中国企业机构和企业在非洲建设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支持在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发起“百企千村”活动。^②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中包含兴农惠民伙伴行动。为落实这一伙伴行动，中国将向非洲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并建设农业示范区，派遣农业专家，加强中非农业科创合作，同时鼓励中非企业投资农业领域，为非洲创造不少于 100 万个就业岗位。

再次，中国重视对非人才培养和农业技术推广，增强内生减贫能力，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善非洲国家的贫困问题。中国为非洲国家专门举办多期减贫研修班^③，介绍中国减贫经验。非洲国家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基于此，中国在非洲国家建立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向当地农民提供培训，推广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作物和种植技术。例如，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科研人员根据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将中国的垄沟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到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有效提升了非洲当地旱作农业的生产效率。2019 年 5 月，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非洲分中心正式成立，致力于选育适合当地条件的杂交水稻品种。当前，中国的杂交水稻已经在 20 多个非洲国家实现了种植。^④

（二）加强新技术领域合作，提升经济增长动能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要以创新引领发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由于科技水平落后，非洲国家长期以来依赖低附加值初级产品出口，经济增长动能长期不足。

① 黄炜鑫等：《大力推动非洲减贫与发展进程》，载《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25 日。

② 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载《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 425 页。

③ 减贫研修班主要由中国国际减贫中心承办，目前已经举办的研修班主要包括“中非社会发展与减贫研修班”“首届非洲基层干部减贫交流研修班”“非洲国家贫困治理与发展研修班”“多哥扶贫政策与实施官员研修班”“非洲法语国家推进 MDG 进程中的减贫与社会发展政策研修班”等。参见中国国际减贫中心网站：<https://www.iprec.org.cn/article/40X9Zl2gN5O>，2024-08-15。

④ 关于杂交水稻在非洲的技术推广情况，参见文春晖、徐海涛：《中国杂交水稻在非洲的技术积累及其可持续发展》，载《西亚非洲》2024 年第 1 期，第 131~151 页。

当前，非洲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非盟 2063 年议程》七大愿景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基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繁荣非洲，其中包括以科学、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技术革命将广泛展开。以科技创新促进共赢发展是中非人民的共同期待，中国重视和非洲的科技创新合作，致力于提升其经济增长动能。

中国积极同非洲加强科技创新战略沟通与对接，分享科技发展经验与成果，推动双方科技人才交流与培养，技术转移与创新创业。中国与非洲国家建设了一批高水平的联合实验室，创建了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中非创新中心。^① 2023 年 9 月，中非联合发布“加强中非带路科技创新，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倡议，各参与方将建立中国科教机构—非盟发展署—国际组织间科技创新合作与交流机制，加强各方科技创新合作、成果共享和应用及人才培养。^② 数字发展对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推动数字发展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中国重视与非洲的数字合作，中国积累的数字化发展经验和较为完整的数字产业生态，可为非洲国家的数字化专项发展提供参考借鉴。2024 年 7 月，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发布了《中非数字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将加强中非在数字政策、数字基建、数字创新、数字转型、数字安全、数字能力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推进前沿技术发展，加强数字能力建设，增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③ 同时，中国也加强同非洲国家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合作，利用遥感数据开展防灾减灾、卫星导航和精准农业等领域的合作。

（三）促进非洲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安全是非洲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可能在未来几十年进一步加深非洲发展的脆弱性。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土地资源的争夺以及极端气候事件可能引发更多暴力冲突。^④ 非洲向来重视人与自然和谐，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为子孙后代创建一个良好的环境。例如，津巴布韦有一个重要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 年 11 月），第 26 页。

② 《中非联合发布“加强中非带路科技创新，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倡议》，载新华网：http://www.news.cn/silkroad/2023-09/28/c_1129890330.htm，2024-8-15。

③ 《未来三年共同培养数字人才〈中非数字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发布》，载央广网：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40730/t20240730_526822663.shtml，2024-08-15。

④ Jean Chrysostome, K. Kiyala and Geoff Thomas Harris eds, *Civil Society and Peacebuild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the Anthropocene: An Overview*, London: Springer, 2022, p. 78.

概念叫“乌卡马”(Ukama),意为“关联性”,表达的就是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相互关系,强调当代人对子孙后代负有责任。^①中国致力于深化与非洲国家在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迄今,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中国对非已经实施了上百个清洁能源项目和绿色发展项目,^②助力非洲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资源。随着中非能源合作深入发展,非洲地区有了越来越多的光伏电站、风电场和水电站。例如,由中国电建承建的位于科特迪瓦西部的苏布雷水电站改善了当地以火电为主的电力能源结构,提供了更多的清洁能源。中国支持非洲的“绿色长城项目”(The Great Green Wall),^③与其秘书处联合共建了泛非“绿色长城”研究中心。^④2022年,中国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国际研修班在北京举办,来自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6个非洲法语国家的22名高级官员参加培训。^⑤同时,由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开发的“大数据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在线工具”为非洲绿色长城建设提供重要支持。^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2021年11月,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发布《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双方决定建立新时代中非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框架下项目的实施,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气候融资合作,加强绿色发展合作。^⑦此外,在中非合作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与非

① Behrens, Kevin Gary, “Moral Obligations towards Future Generations in African Thought”, *Journal of Global Ethics*, Vol. 8, No. 2-3, 2012, p. 182.

② 李嘉宝:《中非合作共建更绿色的非洲(观察台·“八大行动”结硕果)》,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年8月15日。

③ 该项目是非洲联盟在撒哈拉以南沙漠以及萨赫勒地区的旗舰生态保护项目,主要受中国“三北”防护林项目等工程启发,旨在通过植树造林、恢复土地和水资源管理,遏制撒哈拉沙漠的扩张和荒漠化,改善萨赫勒地区的生态环境,于2007年开始启动,目标是在萨赫勒地区建造一条长达8000公里,宽15公里的绿色屏障。参见绿色长城项目官网:<https://thegreatgreenwall.org/about-great-green-wall>, 2024-08-15。

④ 《新疆生地所荒漠化防治研究团队考察毛里塔尼亚》,载中国科学院网站:https://www.cas.cn/yx/201903/t20190312_4684514.shtml, 2024-07-30。

⑤ 《国际竹藤中心“一带一路”援外培训综述》,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网站:<https://www.forestry.gov.cn/c/www/ledt/536571.jhtml>, 2024-07-30。

⑥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载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网站:<https://www.cikd.org/detail?docId=1701419996870234114>, 2024-09-13。

⑦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载《人民日报》2021年12月2日。

洲国家开展了全方位、多领域务实的气象领域合作。目前，中国在津巴布韦、肯尼亚、纳米比亚、喀麦隆、苏丹、几内亚等非洲国家先后实施了气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搭建自动气象站、人工气象观测系统、风云三号卫星数据接收处理系统等），为非洲国家开展气象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支持。同时，中国为52个非洲国家提供了3963人次的短期和长期气象交流^①；开展以海洋技术与管理为主题的培训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海洋低碳经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and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开展以森林执法为主题的培训，分享中国在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的经验，推动非洲国家森林可持续经营。

五 结语

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全球安全观，^②是新时代中国的安全理念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一种大安全的理念，强调安全问题的多样性、联动性和动态性。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4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强调系统的思维和方法，用普遍联系的、发展变化的、统筹兼顾的视角来看问题，充分把握了全局与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中国的全球安全观为解决当前非洲的安全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符合当前非洲的安全需要。在这一安全观的指引下，中国充分尊重非洲国家意愿，坚持不干涉内政，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探索建设性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始终从促进国际共同安全的高度出发，推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关注非洲安全问题，加强与各方合作，综合施策治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升其安全治理能力。与此同时，中国还通过可持续发展来促进非洲实现可持续安全。当然，非洲安全问题最终还是要靠非洲人自己解决，需要通过构建自身的安全治理体系和实现充分的发展来保障自身安全。目前，非洲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还很有限，必须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未来，中非应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和平安全理念方面的交流互鉴，凝聚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在国际安全领域共同发声，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① 《中非全方位、多领域务实气象合作成果丰硕》，载央视网：<https://news.cctv.com/2024/09/06/ARTI7PrPFOvS9uOa1UCxrh6D240906.shtml>，2024-09-06。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第11页。

推动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促进世界和平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理念和模式得到了非洲及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马里前总理穆萨·马拉 (Moussa Mara) 表示,“中国的维和人员不仅是一支和平力量,同时也是一支发展力量……赢得了马里人民的心。”^① 美国学者丽娜·本阿卜杜拉 (Lina Benabdallah) 认为,“中国目前对自己在非洲安全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是通过能力建设项目促进发展,这种发展—安全观与很多非洲领导人的观念契合。”^② 她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中国的发展促安全方式对于促进马里的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有着重要意义……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非军事性的发展介入为军事性干预手段创造了附加价值。”^③ 加拿大学者罗伊斯·德·梅洛 (Royce De Melo) 认为,非洲国家普遍欢迎中国的这种不干涉其政治的方式,这与西方经常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强调所谓人权和政治环境 (改善) 的做法截然不同。^④ 马里学者约罗·迪亚洛 (Yoro Diallo) 指出,“中国政府和企业积极帮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对非洲国家的安全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⑤ 苏丹前外长易卜拉辛·甘杜尔 (Ibrahim Ghandour) 表示,“中国是苏丹和地区安全的关键伙伴”。^⑥ 上述评价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得到了国际社会和非洲各方的普遍认同,也必将在非洲安全治理和非洲的和平事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与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Chinese Peacekeepers Contribute to Mali’s Peace, Development, Says Former PM”, see https://africa.chinadaily.com.cn/world/2016-06/05/content_25616390.htm, 2016-06-05.

② Lina Benabdallah, “China’s Peace and Security Strategies in Africa: Building Capacity is Building Peace?”,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Vol. 16, No. 3, 2016, pp. 17-34.

③ Lina Benabdallah and Daniel Large, “China’s Development - Security in Practice: The Case of Mali”, *Policy Brief*, No. 48, 2020, pp. 1-5.

④ Robert Bociaga, “Is China Strengthening Its Grip on Africa’s Security Landscape?”,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325024/is-china-strengthening-its-grip-on-africas-security-landscape>, 2024-08-05.

⑤ 《马里国际问题专家关注中非安全与发展合作》,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里共和国大使馆网站: http://ml.china-embassy.gov.cn/zxyw/202010/t20201023_5903427.htm, 2020-10-23.

⑥ “China Is Key Partner in Sudan’s Peace Process: FM”, *Sudan Tribune*, <https://sudantribune.com/article58928>, 2024-08-05.